

渝水两岸

杨立秋
杨瑞峰 / 著

就是这么拧巴，按常理，一数九，这座北方的古城就应该是天寒地冻，一片银装素裹的景象了。谁知道，老天爷也不按常理出牌，愣是把一场好端端的冬雪下成了黏黏糊糊的春雨，断断续续的有七八天了。大地被人踩在脚下，软塌塌的就像男人身子下面的女人。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渝水两岸

杨立秋 杨瑞峰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渝水两岸 / 杨立秋, 杨瑞峰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306-6826-9

I. ①渝… II. ①杨…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15)第213116号

选题策划: 魏 青

装帧设计: 刁子勇

责任编辑: 魏 青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天津市博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 135 千字

印张: 6.5

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第一章

就是这么拧巴,按常理,一数九,这座北方的古城就应该是天寒地冻,一片银装素裹的景象了。谁知道,老天爷也不按常理出牌,愣是把一场好端端的冬雪下成了黏黏糊糊的春雨,断断续续的有七八天了。大地被人踩在脚下,软塌塌的就像男人身子下面的女人。

雄关啤酒厂的工人有些心烦意乱,正无精打采地仰望着阴沉沉的天空。大声骂娘的时候,突然爆出了一件与这鬼天气截然相反的好事来,只见任盈信誓旦旦地瞪着一双大眼睛对大伙儿说:“这个消息公布前一分钟,办公楼前那棵又高又大的白杨树上的鸟窝里,突然呼呼啦啦飞出一对黑白相间的喜鹊,绕厂区一周,一头扎在咱们厂子最高的水塔上面,嘎——嘎——嘎,大笑三声……”

大伙儿谁都不信:“你别瞎扯了,哪有你说的那么神?”

“就是,你当咱们都没去开会啊?!”

“嘁!不信拉倒,反正我看到了!也听到了!”

作为雄关啤酒厂销售部的“四大金刚”之一,杨昊负责的四大区中的西北大区,不仅超额完成了全年的销售任务,还在四大区的各项指标排名中名列第一,业绩远远高于其他三个大区。要知道,西北

大区,人口密度低,经济条件差,和西南、东南、东北几个经济富足的大区相比,不单单是自然条件不行,而且还是最近两年杨昊新开发出来的市场。因此,杨昊的这个成绩,就让所有的人都无法不刮目相看了。所以当选销售状元,没什么悬念。可当雄关啤酒厂厂长于生在工厂年度表彰大会上突然宣布任命杨昊为销售部总经理的时候,会场的气氛风云突变,乱哄哄的会场突然在这一瞬间变得鸦雀无声了。空气仿佛在这里升腾成一团剧烈燃烧的烈焰,跳跃在人们心中,有人感到压抑窒息,有人觉得灼热难耐。紧接着在这里凝固成了一个巨大的冰块,悬浮在人们的头顶,有人觉得清爽,有人觉得冰凉,还有人则像是被突然灌了山西老陈醋,心里、口里堵塞的全是酸酸的醋意,涌到眼睛里,流淌出来就成了妒忌与怨恨。

在一阵短暂的寂静之后,会场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厂长于生满面春风,亲自将一条销售状元的绶带披戴在杨昊身上,接着又把一个大大的红包递到他手里。

这个任命来得太突然,也太意外了,让杨昊多少有点儿猝不及防。这算不算双喜临门啊?站在台上,杨昊大脑里出现了短暂的空白。应该说,他渴望这个职位已经很久了。究竟有多久了呢?说来话长。杨昊上中学时就没了父亲。从他记事起,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要争口气呀!因为父亲被“地主出身”这个成分压得连口大气都不敢喘。在杨昊模模糊糊的记忆里,那个时候,只要一有个风吹草动的,总丢不下父亲。用报纸糊的,高高的、尖尖的大帽子压在父亲的头顶,更像是压在杨昊的心头。父亲的郁郁而终,更是给他童年的天空,涂抹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怎么争这口气呢?杨昊瞪着稚气的眼睛,有些迷茫、有些倔强地看着眼前这个混乱动荡的世界。他想寻

找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他想找到一个翻身的出口。从少年到青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可一次次尝试后的失败,却让他从一个痛苦的深渊爬出来后,又跌入到另一个冰冷的漩涡。出生就挨饿,上学就罢课,毕业就下乡,回城就失业。后来杨昊经常开玩笑地说:自己下乡时当过牧马人,是个敢捅马屁股的人。所有这些与他同龄人大致相似的人生境遇,在那个时代的舞台上,杨昊却总是想演绎出与同辈人不同的人生戏剧来。为了争一口气,他一举拿下了会计、营销、汉语言文学三个电大文凭。而这些文凭的起点,是初中文凭、小学水平。刚刚参加工作时,他被分配到运输队当搬运工,跟着一群膀大腰圆的壮汉们运水泥和沙子。和这群壮汉相比,本来就瘦弱的杨昊越发显得单薄。不过,杨昊虽然只有十八岁,却长了一副浓密的八字胡,面相看上去显老。

“看见没有?”带杨昊干活儿的吴师傅,指着不远处飞扬的尘土中一个仿佛从土里扒出来的戴着红头巾的村姑说,“就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将来这模样的媳妇都娶不上!”杨昊记不起当时和那几个壮汉说的是什么话题了,但这句话他却记得清清楚楚。

“啊?为什么啊?”记得当时他这样反问。

吴师傅并不回答,而是问起其他的来:“你知道人生的‘四大悲’是啥不?”

杨昊摇摇头。

吴师傅一边卷着旱烟,一边不紧不慢地说道:“久旱逢甘雨——一滴!他乡遇故知——债主!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题名时——没你!你啊,就跟我差不离儿,没文化!就注定是打一辈子光棍的命啊!”

杨昊想不出，自己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个画面记得如此清晰，他只记得当时他笑了。其实，那会儿他已经在攻读第一个电大文凭了。只不过他没有为自己争辩一句，杨昊是个喜欢用行动说话的人。后来，这位吴师傅看到杨昊凭借个人能力，走进了工厂的中层，还娶了一位貌美如花的妻子，唏嘘不已，逢人便说：“我一辈子看人都特有准儿，这回咋就看走眼了呢，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

杨昊十六岁初中毕业，有幸成为最后一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十八岁，从农村抽调回来，分配到雄关啤酒厂，成了这家工厂的一名工人。当上了糖化工段的段长，他刚好十九岁。那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厂只有二百八十多人。除了办公楼里出出进进的二十多个管理人员，其余的人黑天白天都猫在一个称为车间的二层楼里。杨昊带领手下的兄弟们经过一年的摸爬滚打，各项工作都达到或超过工厂所规定的指标，成为年度冠军。一下子，杨昊就出了名，引起了工厂高层的关注。也就在此时，工厂扩建，又新成立了一个车间，杨昊成为这个车间主任的不二人选。那年月，杨昊和许多有点儿能力的年轻人一样，在经济飞速发展、人才供不应求的时代，就像是在外面被套了一层又一层胶皮套的小陀螺，在时代的“鞭子”抽打下，飞速旋转起来。转动之初，还感觉十分得意，等到速度越来越快后，就有些摇摇晃晃了，这才感觉到自身分量不够。好在杨昊天性好学，又有一股不达目的绝不回头的韧性。干什么就学什么，需要补充发酵知识了，他就开始攻读发酵专业的大专课程，不到一年就拿下来，成了这方面的土专家。在当上车间主任的第二年，他就考取了全国为数不多的品酒员资格证书，成为当时啤酒行业九大专业评委之一。直到现在，在啤酒酿造行业里，人们说起杨昊品酒的故事还

津津乐道。杨昊品酒,只需要用鼻子闻一闻,用嘴巴尝一尝,就能说出这杯酒的产地及各项指标的优劣,比仪器检测还准、还快。有一回,工厂领导拿一杯清酒液让杨昊鉴别,说是质检科感觉味道有些不对,却又查不出原因来。杨昊轻轻摇动酒液,闻了闻,又抿了一小口,然后十分肯定地告诉厂领导说,生产这班次啤酒的糖化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不是睡觉就是脱岗了。在场的人都不敢相信,就派人去车间调查。果然,查到当天班次夜班的一个糖化工人身上。他承认说,因为太困了,打了个盹儿,结果把糖化锅煮沸了,跑了有百十公斤糖化液,怕领导发现了受罚,就偷偷往里兑了一些无菌水。杨昊就是凭着百十公斤无菌水稀释的糖化液,做出了如此准确的判断。还有一个故事也常常让人们啧啧称奇。在一次评酒会上,杨昊对工厂领导说,眼下用的麦芽出了问题,可能是发霉了,派人看看去吧。有了上次的事,领导对杨昊自然十分信服,立刻就派人去查,结果,竟然是几十斤发霉的麦芽混进了一百多吨的原材料里。如此灵敏的嗅觉,如此准确的判断,让在场的人无不为之赞叹。

再后来,工厂财务处处长空缺,杨昊又担任起没有这方面经验的财务处处长一职。杨昊骨子里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想在财务方面丢人现眼,上任后就开始攻读钻研起工业会计的文凭。文凭到手后不久,领导又因为工厂销售跟不上形势发展,把他从财务处处长上撤下来,派到了工厂的龙头位置,又做起大区的销售经理。杨昊呢,既不怨天尤人,也不气馁,又开始攻读营销专业的课程,没用多久,就成了销售部的“大拿”。

前不久,副厂长刘致宏和销售部原总经理李少强因为受贿都进去了。销售部总经理的位置,这几个月来一直空缺。杨昊虽然也在这

上面动过心思,但想想,自己虽然资历、业绩方面有绝对优势,却是因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没敢深想。而且盯着这个位置的人,并不止他一个。这些人中每一个人的后台都是他无法比拟的。自己出身低微,身后没有靠山,希望太渺茫了,因此也就没有太关注这个事。如今却突然喜从天降,这让杨昊怎么能不喜出望外呢?

杨昊接过于生递过来的话筒,沉吟了好一会儿。看到于生鼓励的目光,稳定了一下情绪,声音洪亮地说:“就一句话,我会用最好的销售业绩来证明,你们的选择是对的,谢谢!”

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一片掌声里,只有一个衣冠楚楚的人,抱着双肩,没有抬起手臂,他跷着二郎腿,轻轻地摇晃着。不仅没有鼓掌,嘴角还泛起一丝不屑、嫉恨的冷笑。这个人叫孟桦。

从表彰大会回来,杨昊坐在销售部总经理的真皮转椅上,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满足感。手按在办公桌上,轻轻一用力,转椅悠悠旋转起来。他这是第一次以主人的目光,以主人的角度,以主人的身份环视这间办公室。转椅转动到与办公桌相背的位置时,他停下来,抬头又看到了厂长于生亲笔挥毫题写的巨幅墨宝:慎行。

这两个大字,让他再次想起了这间办公室原主人李少强被带走时的情形。那时正值夏天,他在走出工厂大门之前,回头环顾办公楼,那种绝望的、灰暗的眼神扫过来,让站在办公楼前的杨昊,有一种寒彻身心的冰冷。曾经风光无限,而今成了阶下囚。杨昊想到这里,心中陡然升起无限感慨:慎行,慎行!少强老兄,如果你能做到慎行,又怎么会锒铛入狱呢?杨昊站起身走到窗前向外眺望,寒冬的旷野没有了绿叶的遮挡,远处的景色一览无余。目光越过工厂院墙,可以看到渝水河的轮廓。曲曲弯弯的渝水河,如一条飘动的丝带,从燕

山余脉的山谷里蜿蜒而出，又一路向南，消失在雾霭中。结冰的河面在阳光映照下，闪着银色的光芒。渝水河的河床不同于一般河流，以泥沙为主。水下，全是五颜六色、大小不一、外形圆润的鹅卵石。渝水河水质清冽甘甜，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且硬度适中，当年一家汽水厂生产的汽水，正是得益于此。优质的雄关啤酒，与它也不无关系。当年，改写中国历史，也改变吴三桂、多尔袞、李自成命运的“一片石战役”就发生在渝水河畔。再往远看，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号称“天下第一关”的雄伟城楼。北依嵯峨高山，南挽碧蓝沧海。长城犹如一条灰色的绳索，将山、海、关连成一串。天下第一，是多少人梦想的终极目标啊，但又有几个人真的能够实现天下第一的梦想呢？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依靠的不单单是才华，有时，也得靠机遇，看命运。人们常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其实呢，如果这块金子被深埋在几百米、几千米的地下，又怎样发光呢？正这样毫无边际地看着、想着，突然传来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杨昊一时还不能适应现在的这个身份，多少有点儿局促，转回身，清了清嗓子：“请进——”

门开了，走进来的是孟桦。满脸都是灿烂的笑容，不过，那笑容怎么看都有点儿虚假。他抱拳当胸：“杨总！恭喜！恭喜啊！双喜临门哪！杨总！”

孟桦身材颀长，眉清目秀。那模样，用现在流行的话来形容，就一个字：帅。他与杨昊岁数相当，都是四十左右。杨昊没被提拔之前，两个人同属于工厂“四大金刚”之一。一直以来，表面上虽然客客气气、称兄道弟，暗地里却竞争得十分激烈。只不过，杨昊的业绩总是压着孟桦一头，让孟桦不得不背负上“千年老二”的名声。这也让他常常会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

“大桦啊，别杨总、杨总地叫，听着别扭，你还是叫我杨子我听着得劲儿。”杨昊听到孟桦言不由衷的称呼，心里不舒服，感觉他话里话外都透出一种令人厌恶的虚假。

“还谦虚啊？我的杨总！你本来就是‘肿’了嘛！还想吃消炎药消‘肿’啊？看你那个难受的样子，要不我替你‘肿’着，我保证特别适应！哈哈哈——”

孟桦夸张地大笑起来，笑声显得有点儿无力、干瘪，就像是四处漏气的破篮球，一点儿生机都没有。杨昊也跟着笑了，有点儿不自然地揉揉鼻子，目光避开孟桦的眼睛飘移到窗外。孟桦大概也感觉到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儿太露骨了，掩饰地咳嗽了几声，然后绕到办公桌里侧，坐到刚刚杨昊坐过的转椅上，轻轻向两侧转动了几下，好像是想试试这把椅子坐着的舒适程度。看到放在桌上的红包，用手按了按：“哟，有点儿厚度，请客啊！”

“行，没问题。你点地方，叫上咱们销售部所有部门经理。”杨昊爽快地答应着。

孟桦坐在那里，望着还站在窗前的杨昊，虽然是一脸讨好的笑容，目光却像一把小刀，一下一下狠狠地剐在杨昊的脸上、身上，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心头的恼火和嫉恨似的。孟桦就奇怪了，这小子论长相，论气质，论谈吐，论人际关系，哪一条能比得上他孟桦？不就是业绩比自己强点儿吗？在国有企业里，业绩并不是主要因素啊！这样的好事怎么就偏偏轮到了他头上？上苍就是这么不遂人愿，也不知道工厂核心层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竟然把他推到了销售部总经理的宝座上。可话又说回来了，孟桦心里虽然一千个不乐意，一万个不服气，却也奈何不了杨昊。这以后，杨昊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了，

自己还是小心些为好。孟桦这会儿突然想起一句俏皮话：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用这句话来形容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再恰当不过了。想当初，安排各大区人选时，孟桦就耍了个小聪明，首先挑选了啤酒销量最高的东北大区。故意使了些手段，让领导把最难啃的西北大区塞给了杨昊。却没想到杨昊反倒是在这个最不被看好的地区锋芒大现，成绩斐然。这也可能就是于生最终把销售部总经理的职位给了杨昊的最重要原因吧？销售部不同于其他行政部门，干与不干差不多，干好干坏一个样。销售可是一个完全靠业绩说话的部门，业绩是压倒一切的硬道理。

打发走孟桦，杨昊把各大区的资料放在桌上，想先熟悉熟悉其他几个大区的情况，还没翻上几页，放在桌上的手机就“嘟嘟”地振动起来。电话是妻子程馨打来的：“你早出来一会儿，去接趟小诺吧。”

“小诺，培训结束了？让她打车吧，我现在正忙呢。”杨昊看看案头小山似的资料，心里多少有点不太情愿。

“忙什么忙！你又不是不知道，小诺培训的学校在郊区，连公交都没有，还打车？我看打你还差不多！”

“行啊，你打我，想怎么‘打’我啊？”杨昊压低声音，“晚上回家，你‘打’我呗。”

“讨厌！少贫嘴！快点儿去接吧。中午到我爸妈家吃饭。有你爱吃的红烧排骨。”不等杨昊再推诿，程馨就挂断了电话。

杨昊骑着自己那辆破自行车，用力蹬了半个多小时，才赶到了小姨子程诺培训所在的学校。学校门口堆了好多人，杨昊仰头在人群中寻找，却没有看到程诺的身影，正准备打电话询问一下，身后响

起了清脆欢愉的叫声：“姐夫！”

不等杨昊找到声音的来源，一个身材高挑的俏丽女子已经欢天喜地地跑到他身边，亲昵地摇动起他的手臂来。杨昊笑了，看看四周不少目光在注意他们这边，就想把手臂抽出来：“哎呀，你都多大了，还跟个孩子似的？”

“怎么啦，我乐意！”程诺的脸因为兴奋，飞起两朵红霞。配上粉红色防寒服，愈发显得娇媚动人了。

“好好，你乐意。”已经有两个来月没见面了，杨昊仔细端详着程诺。程家一共有三朵姊妹花，在当地都是出了名的美女，一个比一个漂亮。虽然都是姐妹，却各有千秋。老大程仪端庄大气，老二程馨妩媚娇艳，老小程诺则是清纯可爱。程诺的眼睛很大很黑，嘴巴和鼻子则小巧精致，就像芭比娃娃一般。性格也好，单纯善良，开朗阳光。因为长得漂亮，工作也不错，又是大学毕业，在婚姻问题上就特别挑剔，这样挑来挑去的，就到了二十六了。三朵姊妹花中，杨昊的妻子程馨行二；大姐程仪，远嫁到外地，逢年过节时才能回来探望父母；最小的程诺，在一家幼儿园当音乐老师。

“你怎么黑了啊？是不是不好好学习，整天上外面疯跑去啊？”

“哪儿有啊？姐夫你就会训人！”程诺假装生气地嘟着嘴，然后摸摸自己的脸，“黑吗？真的黑了啊？”

“嗯，把你扔到煤堆里，一时半会儿都找不着。”杨昊今天心情不错，忍不住拿小姨子开心。

程诺却全不在意，嬉笑着说：“姐夫你不懂，我这叫小麦色，健康。”

杨昊一边和程诺说着话，一边把两个包放到前面的车筐里系

牢。等程诺坐好，脚下一用力，自行车载着程诺已经窜上了起伏不平的公路。

一路上，坐在后面的程诺，像只刚刚放出笼子的小鸟，叽叽喳喳，讲着这两个来月培训期间的所见所闻。也不管杨昊爱听不爱听，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开始时，杨昊还“嗯、啊”地回应几声，到后来，他的思绪早已从程诺的唠叨中游离出来，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去了。

经过一个很长的坡道时，正好又是顶风，程诺听到杨昊累得气喘，就轻轻跳下车。倒也不是程诺故意要轻手轻脚，只不过她本来就身轻如燕。正是她的身轻如燕害了杨昊。杨昊根本不知道，只是觉得稍稍轻了些，特意紧蹬了几下。到了坡顶，杨昊长出了一口气，说了句：“坐稳了，我要起飞喽！”自行车飞速向前冲去。

等程诺走到坡道顶端，早就看不到杨昊的身影了。她急得直跺脚，拿着手机按了半天，杨昊就是不接。她哪儿知道，杨昊早晨开会，把手机调成了振动，开完会，又忘记调回来了。程诺看看四周，这大冬天荒郊野外的，别说人影了，连只麻雀都看不到，一害怕，眼泪差点儿没掉下来。

杨昊这边却全然不知，只是有点儿奇怪，后面这只“小鸟”为什么不叫唤了呢？一直骑到岳父家门前，才叉开双腿停下车，对身后说：“小诺，咱们到家了！”却没有得到回应，下车一看，哪儿有程诺的影子啊！杨昊大喊了几声，并没有人回答他。心里就有点儿急了，掉转头，想回去寻找，楼道里传出妻子气恼的喊声：“给我回来！杨昊！”

杨昊回过头，却看到程馨、程诺还有女儿小颖前后脚从楼道里走出来，程诺脸上似乎还挂着泪痕。

“哟，小诺，你都进屋了啊？我这儿还找呢，吓死我了！你怎么也

不吱一声啊？”

“什么呀，你把小姨扔在半路，小姨是遇到熟人，搭人家车回来的。”说话的是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小颖，她抬头看看一左一右，妈妈和小姨满脸怒气的样子，冲杨昊吐了吐舌头，“老爸，这回你可惨了！”

“啊？”杨昊一听，汗都下来了，自己怎么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呢？程馨生气地用手指戳着杨昊的脑门儿：“你呀！说你啥好哇，怎么这么没用，哼！”

杨昊满心惭愧，动了动嘴唇，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只能满脸堆笑，半躬着身子站在原地，心甘情愿地等待发落。程诺看到姐夫唯唯诺诺的样子，气早消了，嘴角溢出一个坏坏的笑容。她蹲下身，拉着小颖的手，冲小颖挤挤眼睛：“小颖啊，你说，咱们怎么罚你老爸啊？”

小颖和程诺关系最好了，自然是心有灵犀：“还让他唱《小邋遢》吧！”

“哎，别，别啊！这可是在外面，我回家唱好不好？”杨昊一听就急了。以前杨昊在家里犯了什么错误，程诺就用幼儿园里的那一套来处罚他，这《小邋遢》他已经被罚唱过不止一回。

“不好！”程馨、程诺、小颖异口同声地回答。

杨昊一看，今天是在劫难逃了，不由得心虚地看看周围，不少路过的邻居都停下来看热闹。杨昊想，还是赶紧对付几句，尽快结束这个尴尬的场面吧：“好，好，我唱，我唱还不行吗！”

看到杨昊那左右为难的样子，程诺得意地笑了，程馨脸上也露出戏谑的笑容：“那还不快点儿唱啊！我们静候‘杂’音了。”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

邋遢大王就是他，
人人叫他小邋遢。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
邋遢大王就是他……

还真是杂音，杨昊一张嘴，跑调不说，声音还特别难听，引起了围观者的一阵哄笑。大概现在的人都有逆反心理吧，越是唱得不好，就越有人叫好，叫好声引来更开心的哄笑。这下，反倒是程诺生气了：“谁让你们叫好的？买票了吗？都该干吗干吗去！”

下面处罚得正热闹，楼上突然传来一声怒吼：“还嫌不够丢人哪，都给我上来！”

杨昊抬头一看，岳父、岳母正站在阳台上向下看呢，他抹了一把肆意流淌的热汗，心说：谢天谢地，总算解脱了。不等程馨她们发话，已经一溜烟跑进了楼道。

其实，杨昊虽然看上去不修边幅，不太注重自己的仪表，整天邋里邋遢，经常会闹出这样或那样的笑话，但实际上，之所以在生活里老是犯错误，是因为心思大部分时间都没放在这上面。杨昊有个怪毛病，一旦工作上的某个难题突破了，当把心思的重心转移到家里时，他就显示出做家务的超强能力。每次都会把家里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犄角旮旯收拾一遍。该洗的洗，该换的换，往往经过他一番收拾，整个家庭都有了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在做家务上，他认真起来，一样出色。杨昊的原则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必须做好。杨昊从来不太认可那些无私啊、奉献啊之类冠冕堂皇的大话，在他看来，自己就是一个工作狂，因为喜爱，所以一丝不苟，因为执着，所以一旦进入角色，就一定会去追求最好的结果。不过这种性格也有一个致命

的缺陷,或多或少都有点儿强迫症倾向吧。其实,他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完美存在。所以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常常收获无法释怀的遗憾。不过,到了下一回,杨昊还是会在追求完美的道路上执拗地跋涉下去。